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一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爲治之序

二帝三王非虚貴必有所以爲治者帝王爲治必有其序序葢繇本及末繇成已而成物也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章

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雖以大功言實言至德欽體明用文顯思微四者德性安安繇中而恭曰允根性而讓曰克二者行實時措此至德之光所及者遠被四表格上下合而觀之見堯之能明夫峻德也明峻德方完修身之事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九族既睦以平章百姓是家齊而國

治百姓昭明以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是國治而天下平此綏來動和不疾而速
之機莫非德之所爲則莫非勲之所放矣
堯典語爲治之序一自明德中來已如此
皐陶陳謨於帝舜首曰愼厥身修思永惇
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此言身爲
繇邇及遠之本愼修而又思永不朝勤而
夕怠乍作而遽息始全德一身然後篤敘
九族使均被恩庶明勸勵使樂爲助身爲

之本親親賢賢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不越乎此皐陶此告即堯典意也伊尹訓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此言先德之克繼不克繼只在今日即位之初繼德之初又只在孝弟之初念本立於此而化形於彼則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道不出此伊尹此訓亦堯典意也詩思齊之二章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美文王之德先儀于閨門次及于兄弟次至于家國無不正焉德詳下章此言刑未有不本之德也詩美文王亦堯典意也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象合二女五男之位而言一出于正尤以父母之嚴爲正之主象以風之五位而言在于反身之言行無一不正上九之威如非猛暴之謂不過反身反身不過言行合家人之象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斷斷乎不可易者是亦堯典意也曾子作大學述孔子之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篇秦漢以來無人言及唐韓愈原道述止誠意而遺格物宋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爲寧宗經筵講官每以進講所進講章即編入章句以訓來學更爲或問以釋諸疑眞氏德秀念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信爲聖學

之淵源治道之根柢本之則必治違之則
必亂思所以羽翼是書則特爲衍義首論
帝王爲治之序卽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
載于所述書詩易卦之後朱熹章句或問
未附止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諸經所未
言自大學始發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
大矣時進理宗未有裨益迨至我
太祖讀此有得稱爲先經後史要領分明
孝宗初開經筵進讀大學衍義儒臣丘濬以衍

義補進愈衍愈浩瀚殊未有能爲之要繹者不能要繹猶無大害也獨自丘臣而後古本四出程朱苦心所定益供倚勢挾才者剏奇立異之資據所剏說大都寄聖人於尸吻學思兩空混世界於大同善惡莫辨學謂之覺不謂之效大在吾心不與天下共一時士子勦襲時文博得一第棄聖經如瓦礫藐尊巳心之機變各自以爲聖賢知有私巳之身不知以身爲天下國家

封疆日壞憂遺

君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大非細故臣竊不自揆爲之繹曰劈初說大學便不是近小之學說大學之道便以道言不以心之所欲言道是天然至當天下公共底與心之所欲便是一巳之私者異首宜辨此只說在明明德緊說在親民更緊說在止於至善不曾說明新止如何好要去做不明新止如何不好鑒此莫做此先難後獲仁人大

學方謂之道三在字便是三鞭三棒註盡天理之極必無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兩全方是止至善較當理無私心語尤爲確切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若落了功效底窠臼豈是大學之道止是活止不是死止知亦活知不是死知活知活止天機自然定靜安慮得亦天亦活物自然有個本末事自然有個終始兩個有字便是天則中有不容人力安排底有所先所後如先溫後

熱方涼方寒序亦天定不易此知只是勿
正勿助一團純心故許近道隱寓此道之
難一以無此妙止心一也此道非獨刱全
是法古古郎帝王欲先不是私欲私先却
是天定公欲公先八月不是八分八次橫
擺在心理所當先當在莫非天則莫非是
止天下以明明德之平爲止國以明明德
之治爲止家以明明德之齊爲止身以明
明德之修爲止心以明明德之正爲止意

以明明德之誠爲止知以明明德之致爲止物以明明德之格爲止此各因其自有之分量各止其所古人不肯饒讓分毫滿足分毫苟且分毫淩越分毫所以爲道之大學之大覆說七語豈是商求功效只是說道理必然如此而后如此任是愚柔要止此地任是明強越此止不得分明畫出七止聖學如天道愈玩愈有節候自天子十六字字字緊切爲是天下公共道理公

共學術私任不得公讓不得故刀斬斧齊
說出此痛切語此修身兩字即爲已兩字
包藏上文修身在內抹殺了許多狥外爲
人之心以爲已之心誠篤爲之則凡齊治
平種種功業莫非是已苟舍此爲已之心
任是日講格致誠正於已何涉本末在我
身上分離了身便差家厚國薄亦從我身
上論離了身孰厚孰薄聖人言學有時統
說只一有時析說又多爲是理一分殊不

得不然後人不知分殊之妙強驅聖言之分欲從已之一不免一非所一大失聖言之旨反累吾心正大光明之體總之說理一分未始不殊說分殊理未始不一偏向一邊不得其親民之說反類墨學涉義外至善爲吾心本體之說反涉識神無善無惡之說大類告子止類止觀之止定靜安似楞嚴弘明之解物事一視無解于重疊之議聖賢困勉無當于三節之文良知郎

天理不念本天本心之異格物訓正侵混
正心之義兼存至通去三訓又不免強調
之失本止並提反輕修身之要所厚言身
已未詳朱熹先有釋氏私身之辯插入此
謂知本此謂知至二語顯犯畧活知重死
本之戒此非虛心涵泳不能明辯者又有
大學皇極一說曰大學一書天下通用不
專言天子然而天子所以主此學此道者
所言止至善即洪範之所謂皇極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卽洪範之王道王路釋明明德釋新民所引莫非帝王作用豈非皇極引邦畿引文王敬止首爲君止仁豈非皇極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分明天德親賢樂利文武爲宗豈非皇極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豈非皇極釋誠正修齊不外好惡兩端與洪範之無作好無作惡一樣嚴密豈非皇極合讀誠意正心修身三傳必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言凡誠僞邪正關係

一人一念者小關係天下國家者大豈非皇極言身必兼內外心意知身內之身彌細家國天下身外之身彌大大身大修豈非皇極齊治相因總在君之身心而誠意實爲之主則皇極豈可不誠爲之建治平相因亦不外君之身心而絜矩大道得必忠信尤辨義利猶然不出乎誠意則皇極豈可不誠爲之建爲天子者繇大學之道以建皇極宰臣而下所不從格致誠正以

修身以佐王於皇極者非夫也臣讀庶吉士王啓元經談深取眞氏大學衍義舍後儒語錄專求十二聖經不重一身性命專重天下綱常以父母爲本天子爲主大學約禮篇則三綱八目爲二圖以象先天聖人止至善君子返至善爲二圖亦象先天以八目盡三綱以情合性是一心去邪歸正之法亦天下撥亂返治之機以天下爲局必以天命爲主所以主此天命尤以天

子爲局以理一分殊經緯其中大學爲天下公共之學理一也以天子爲主而諸侯而下大夫士庶人莫非則君自治分殊也人所稟惟性命無一非得之天理一也雜引詩書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無一不該分殊也天子之學定而天下之學皆定理一也天子之制定而天下之制皆定分殊也明命者先天之命理一所從出也峻命者後天之命分殊所從出也理一分殊

總之不出于天大學證聖篇語知止本易之太極中空詩知至本易之先天大圖語知本合二天于一身又一太極知來之逆語知所先後衍二天于天下又一太極數往之順四知之知並本易義曲盡能知所知之變而格物致知其義尤大而詳即以大學證之蓋格以通爲義曰天之明命拂人之性天人通爲一矣引帝王之事詩書之言以及沒世不忘古今通爲一矣一心

之自欺自慊以達於十目十手隱顯通爲
一矣上所好者下必興焉上下通爲一矣
切磋琢磨可以證學物我通爲一矣桀紂
可以反觀晉楚可以旁引善惡邪正皆可
通爲一矣四通五闢而又兼其三知此合
三綱五傳而格致之局始完此格致之不
爲特傳聖學從此而入故曰始條理也然
有知而不以德爲大本以業爲正用則知
之愈多適足以恣其機械之巧耳首戒自

欺卽以天知防天欺不欺天乃誠無心術之害不之其所而辟乃正無習氣之偏此如日之大明中天而聖人之本體現矣以誠正用盛德也用之家國天下一一以誠以正大業也此爲終條理也以天而用人以知而用行以理而處事以德而運業二天全局聖學始終無一不具于此儒者入門有大觀有至樂其謂此與且以一書而兼乾坤之象王制之等建皇之極四詩之

序典謨之烈尊王之義周禮孝經無一弗
該以一學而備天地古今之理可以自成
頓躋聖域亦可以公物遠垂萬世則謂大
學之大與大哉之乾大哉之堯並稱三大
不亦宜乎聖傳曾子篇謂孝經言德大學
言道並以自天子至于庶人爲言出曾子
一手可知大學雖爲道之全局然設施之
匡廓耳惟以孝經至德貫徹乎其中而其
義始完合二書而滿用之莫如孟子其曰

良知良能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爲仁義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曰事親從兄兼盡仁義智禮樂之實莫非一孝之貫且不學不慮之天德能愛能敬之天則卽此是曾子有聖人之行而得其眞者此也聖宗正義篇曰大學者第聖道之提綱非實之以六經不足以盡大學之變實以六經須知孔聖志在天下必

先正天下之共主爲天下之共主計豈無
知幾其神之哲豈無前定不窮之道豈不
欲行周公之道宰相之事奉天正王奉王
正天下其不爲仙不爲佛不爲教讀不爲
文章且不止性命不止躬行不以一身一
家起念而以天下爲任所爲合四書六經
以通貫爲一者義蓋如此啓元四論所以
重綱常全在天子爲主天子尤以天命爲
主已盡見之大學一書此精金美玉之言

千古未洩之祕自啓元洩之若天故儲之
必老其才學以俟今日
聖天子者臣竊謂不講帝王之爲治則已若實
欲講帝王爲治之序舍啓元合諸經以通
大學義將奚之焉子思作中庸述孔子告
哀公有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
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此先言九經之序卽言九經之效然後詳九經之事各以修身爲之本尤以一爲所以行之之本此所謂九經卽大學修齊治平之說所謂一卽大學誠意正心之說下文以擇善固執言誠之卽大學格物致知之說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以天下之平
本之人人親親長長卽天下之本在國國
本在家家本在身意身親親長長然後人
人親親長長只一親親長長而意誠心正
可知孟子所言亦大學意也秦漢而後知
此意者鮮惟董仲舒對策有曰爲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仲舒此言大學之言也宋周敦頤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

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此言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故也恩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簡而大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

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不能免閨門之慚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舜惟身正故能處二女能處二女故能處天下身之所以正者繇心之誠誠之所以存者繇妄之去无妄之說無邪之說也敦頤之言大學之言也程顥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程頤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

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張載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

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程張此言大學意也朱熹論治必本之學其告孝宗一曰本原之地不加意則末流不可勝言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源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於所號召數君子申因才異任又使各舉所知布列共事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幸

甚二曰大學之道修身爲本身不可以徒
修也深探其本則在格物以致知而已格
物者窮理之謂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
易覩因物求之使是理瞭然于心目之間
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
謬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有二道哉三曰天下事臣
不暇言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
深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

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天下之大本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少緩者熹三疏亦大學意也又曰今論為治則日不消做十分底事欲如堯

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學者不須
做到孔孟十分事同是這樣茍且見識曰
今日人才之衰皆緣於詆誹道學治道必
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
做出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曰通
得大學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
家治國平天下事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
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

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異於禽獸處熹此數言所以發明君臣不可不知大學意最深切著明也臣惜宋之神宗面遇程張儒臣呂公著特薦不能信用南渡孝宗面遇朱熹喜閱章奏寧宗月聞經筵講奏趙汝愚特薦不能大用也

明初無真儒不能應
太祖搜求雅意
英廟登極迺有山西薛瑄督學山東有聲王振

用事召拜理丞執不謁謝辨冤駁還獲咎
自甘傷　北還不遜乞休未允陞南理卿
天順改元陞拜閣輔入止六月不樂與徐
有貞伍見曹石橫蚤引身去卒遺詩曰七
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頗覺性天通所著讀
書錄有曰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
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曰道學治道不可
岐而爲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爲治道曰帝
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

力之所及曰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瑄此言大學意也時行與言符相不久居不爲眞爲惜無呂趙之薦未大用也卒諡文清從祀而已所以論治必本之大學意無人談及吉安羅欽順登弘治癸丑科正德庚辰與王守仁力辨格物之誤解嘉靖戊子未知守仁已故擬一答書辨誤更切自謂年垂六十始見心性之眞確乎有以自信不似往昔之誤實虛靈以爲奇

妙也困知記有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
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
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然其間
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
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
治乎何有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
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曰
天下大器也必以天下爲度者能運之才

不足恃也雖有過人之才而未聞君子之道其器固易盈也弗盈則大以大運大不其裕乎欽順此言亦大學意也勸人無受徒講學出處之正尤於晚辭少宰見之惜無呂楠之薦未大用也卒諡文莊而已所以論治必本之大學意無人談及萬曆庚寅上饒楊時喬出周易全書以示人曰易爲萬世道統之書爲窮理盡性事天作聖之書爲聖人經世之法其論聖人經世之

法特見於孔子所繹六十四卦之大象不言各卦自下而上之理特言各卦自上而下之理以各卦之五位專屬之天子分讀之可以經世合讀之尤可爲經世大用所裨于天子者甚大孔子此意朱熹未及言時喬大爲發明即大學意也時喬任少宰宿吏部火房不受餽遺淸潔異常身沒之日只一補綴布帷爲司官所驚服議謚端潔而已所以論治必本之大學意無人談

及臣合諸臣論治必本之學尤本之大學諸言以繹諸繹之言莫非大學之道信大學一書愈衍則其義愈精愈足爲帝王翼治之用其先本後末推已及人之序洵可與四時合其序者四時之序莫先于春而夏此春意秋冬亦此春意爲治之序莫先于學而家國此大學天下亦此大學合四時之序有此妙用妙理也臣喜知王啓元所學重綱常輕性命綱常以父母爲本天

子爲王發明大學爲諸經之統會信爲正
大篤摯之見超出諸儒之上巳於乞休疏
中兩薦之
先帝立朢輪直進講微臣歸後無人談及反釀
成魏崔大祟以慘殺戕
國脉往惜莫追來回安藉幸遇
皇上篤學歷洽千載一時業巳一載有
君無臣之嘆屢見之奏王啓元尚淹柳州臣不
能不重爲太息也謹續衍大學精義首於

帝王爲治之序篇特披衷言之更虞科道
奏章什八麁雜非功則利閣輔票擬什九
依阿匪道匪義大非所以佐我
聖天子爲堯爲舜也儻亦
開卷此閱此詳乎立
召啓元而講劘此道
上下泰交之治臣謂可佇待者

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二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爲學之本

帝王爲治必先爲學已得其本帝王爲學則又不爲小學異學必首探夫學本帝王爲學之本說在大禹謨其述帝舜之命禹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辨虛靈知覺之爲人心遂以心之已發解道心眞氏信以爲精確羅欽順

辨以爲語用遺體特爲一解曰人只是一個心然有體有用本體卽性性卽理故名之曰道心發用便是情情乃性之欲故名之曰人心人心感而遂通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寂然不動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惟精是隨時省察工夫就人心而言惟一是平日存養工夫就道心而言蓋人心常動動則二三故須察道心常定惟是一理故只消養平日既知所養又隨時而

致察焉則凡人心之發無非天理之流行
矣此天人之所以一中之所以允執從心
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人心道心
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斯誠講學第
一義信以爲定于一者此論是也益稷謨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禹戒帝舜以在位
特指天子之位而言天子之位宜愼所在

慎必慎吾心之所止所止不越帝所授之中安即順適乎道心之微不陷於人心之危者惟幾於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先加之意不待著也惟康於自覺至當處不敢自信不必危也惟幾即惟精惟康即惟一合之是安止其左右輔弼之臣明知惟幾惟康不敢謂君已至可以無言尤每動每言必止必安主之以直無諛無回主唱臣和莫非此止此安必如是方可謂之慎乃在

位一或不然天位可虞矣愼動之動一動應大有先意待者以是徯志昭受上帝重命用義所可卜者人應而天應愼乃在位道蓋如此此禹巳聞精一執中之言復有此直語以彌乎舜安止幾康乃所以精一執中也止卽中安卽允執幾康兩安精一之至心學之要愈說愈粹矣仲虺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仲虺心禹之心以祗湯欲其自勉意至閎也德志相須志日新不自滿德乃日新不已志先自滿已不新德何繇新德日新則萬邦惟懷而邇可知志自滿則九族乃離而遠無論人心離合之幾係乎君之自心此自心自知自覺非與人言非繇人導者下能自得師在自心自用聰明用在自心自乎自乎人

心道心之介乎王志日新勉明天子大德
以建中于民言民即言自王自王自知大
德是中勉明王自勉明勉明即建立建立
此中非一人之中實民心同然之中自心
以義制事自心以禮制心此即義以方外
敬以直內意事與心交相爲制悉自心所
以不繇乎人合制以成一中建中以成天
子大德所以垂裕後昆乃在乎此非以天
子垂也自志所係甚重有師而無實得等

之無師得師而非自心自得等之無得能
自得義理之師不必人師無見非師不必
師規無在非師王之所以王全在自心謂
人莫巳若自義自禮自賊自亡亦惟自心
自心受善孰義孰禮下問不止謂之好問
好問即能自得師之一徵天下之善皆自
心之善故裕裕斯王自心自用用義用禮
諸善不納則問決不好不問不好即不能
自得師止見其小不見王之大小必亡兩

言王亡裕小之異判于自心此君志所係
之重全在不自用而用義理又不用義理
之一偏而用義理之大中此尤闡繹乎大
舜執中之説而制事制心莫非精一也伊
尹咸有一德訓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曰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告太甲於
致政日必欲知德之一也一最難言純粹

之一無二無三即有常之一始終無間有
常之一又即并包之一是善之原吾心之
天則也初以一德之咸有言未悉所以一
也次以德爲動之主宰德本心源言一對
二三言心之一心之吉也動罔不吉因之
心之二三心之凶也動罔不凶因之是一
吉俱吉一凶俱凶係此一德之有無也次
又以始之無二三爲始之一始之新終之
無二三爲終之一終之新有一事一日之

終始有一歲累歲之終始終始惟此無二
三之一心乃所以日新此日新卽易日新
之謂盛德蓋天道也次又愈說愈精言德
兼衆善無一定之師不可執一而師但主
善以爲師方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又原于
一本無常主不可執一而主但嶄合符于
吾心之能一者此能一之妙謂之萬殊一
本有其意而無其迹也謂之權謂之天則
方肖此克一若有一之境一之迹則執一

之一非所以言克一矣此卽惟一之一而精言之尹之所以告太甲者莫非執中意也周公作立政戒成王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此宅心卽安止蓋累聖相傳心法也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心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宅卽操之謂操心又非死守之謂心有定主之謂宅宅卽協于克一之妙用所謂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至正

可以見天下之邪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
者克宅之克即克一之克不克宅何以克
立常事何以克俊有德葢人之俊有德者
不輕顯諸仁必常藏諸用俊有德之宅心
也固人不易知非文王之克厥宅心何以
與俊有德之克宅厥心相爲契合所以宅
心此不詳言知恤其㮚所其無逸尤爲之
本也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
言曰嗚呼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武王克商釋囚日首以彝倫之敘訪于箕子遂得聞

所以敘此彝倫者在大法九疇也王念天
陰升下民輔相保合必重民居民居身心
實惟常倫倫有天敘不知天敘曷知天倫
不知天倫曷理天民王所訪道大箕子不
敢隱祕首述鯀斁此彝倫鯀陻塞洪水汨
陳五行帝怒不畀以敘倫之本禹敘此彝
倫鯀治水功成五行用顯天乃錫以敘倫
之本此敘倫之本實惟洪範大法嘉錫乎
禹欲禹闡明此範以敘此彝倫使人人共

知共繇也天道呈數以示其微乃有洛書聖人因數以明其用乃有九疇因書之一初疇曰五行本天行之自然以明衆用之所繇出也而水火木金土之行此闡因書之二次疇曰五事即五行之凝以人合天必敬以用之而視聽貌言思之用此詳因書之三次疇曰八政人君所以厚天下生者爲農之所用而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之用此詳因書之四次疇曰五紀天

所以示人者必協用之而歲月日星辰曆
數之紀此疇因書之五次疇曰建用皇極
葢從天極中言非皇不極非皇不建用此
極以配乎天也而皇心之極皇事之極惟
睿聖乃建惟建極乃爲有言之天陰隲相
協全在于此因書之六次疇曰三德乂用
之是皇極之所以乂也而正直爲本剛克
柔克濟之因書之七次疇曰稽疑明用之
是皇極之所以明也而稽大事之疑必于

無心之卜筮尤在三德人事之後因書之八次疇曰庶徵念用之是皇極之所以驗也而雨暘燠寒風時恒兩徵不可不省因書之九次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皇極之所以勸懲也而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與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實人自取機係之上皇極一疇為綱上四疇皆道之體治所繇出下四疇皆道之用治所繇成八疇並為紀皇立極則八紀皆舉

皇不立極則八紀皆不舉故皇極居中乃天下之大本禹未發之祕箕子一一演之陰隲相協之意得此可慰彝倫此敘可以不斁莫非君心所爲是君之所係于洪範者如此其重也王啓元曰洪範以五福爲鵠皇極一疇尤造福之主餘疇皆因皇極起義者生知安行則用皇極是純以天用事一無所爲而爲學知利行則用三德修性不甚苦務學不甚勞困知勉行非歆之

以福則慕心不生非惕之以禍則懼心不動福極一疇首懸法戒之鵠而壽之一言特示以自實之方自實必内求之身心外求之天地人神兼備八疇而后可以長有壽五事協于極則五行安而休徵應五事弗協于極則五行不安而咎徵應人事之上關天文下係地理如此則所以爲五事計者有二法焉其一爲三德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是調停作聖之本以協于中者然

未免有思有爲故曰思作睿睿作聖後天而返先天賢人之所以希聖也其一爲皇極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無反側一切遂之于無故曰蕩蕩平平純以先天用事是聖人之所以希天也雖然不合之以八政則自用而小矣不叅之稽疑則人而不神矣不仰觀五紀則無以驗庶徵不俯察五行則無以配五紀惟天地人神無一不用以爲吾之叅驗而吾之所謂五事者始一

一繇三德而歸于皇極無不與庶徵相應而五福之祥皆可以爲我所有于此見天子之尊事事與天相感如桴鼓影響之必應五紀八政更人所不敢僭不敢擅又見聖人之大德五事之上有三德三德之上有皇極與無聲無臭相爲默合細玩洪範未有一事不本于典謨者五紀即經天之曆象也五行即緯地之六府也三德五事即二帝之君德也皇極即聖學之精一執

中也庶徵即敬天之儆予也八政即九官
十二牧之分設也稽疑即筮龜協從鬼神
其依之義也五福六極即惠迪吉從逆凶
滿招損謙受益之理也總之典謨紀其事
洪範約其理典謨之有洪範猶論語之有
中庸也此禹之典則無一非唐虞之所已
試者所以爲貽謀之善三代相傳皆有所
不能廢也謂之天錫豈偶然哉啓元之論
洪範上繼典謨尤以皇極爲執中之說義

如此其精也更讀禮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於檠於

盤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此見武王急於問道既訪洪範於箕子又訪丹書於太公也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義二言敬與怠反不怠方謂之敬不敬即謂之怠義與欲反不欲方謂之義不義即謂之欲即此已不可不慎何論吉凶存亡之分也武王聞之惕若戒懼尤銘之器物以自警是恐斯須不敬不義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孔子贊易於坤之

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與而敬義之說又即精一之說也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高宗以學自任以續甘盤之訓望之傅說說即惟志是訓所以訓志必學古訓鑒成憲不自用而遜此志

也學先志志有隱非非大人不能此格必
格必方可謂之訓志必若麴蘖之釀酒醴
若鹽梅之和和羹剛柔可否更互相濟得
中適均全在志中調劑不待施發匡救方
可謂之交修說首呼王而訓之全在志中
望遜遜則遜古聖求多聞必建事以事爲
學是見事卽理理卽事不分學與事爲二
此事之理今無憑古有訓學必古訓不佼
他聞乃於事有實得學古訓而有獲方是

師古實學不是師心自用不師古而能長
世未之前聞蓋古師古今亦師古一理相
承二之則不是也學古訓而不師心縱有
不合仰思必勤惟古是學此志一味卑遜
與天道下濟一般持此遜志必務時敏惟
不驕始不怠所修之道始源源而來如井
之泉愈汲愈有信念此遜志之時敏然後
道日積于我身可爲建事永世之本不念
不信道無積也自學固學斅人亦學斅居

學半學而不斅猶弗學也斅半罔終猶弗斅也始念此學終之斅念亦此學始終以學爲一定之典則體用兼全然後躬德之修與道爲一修而來未而積渾乎無迹之可窺斅以治人非止修己之德更有事中之法法因時宜則有先王之成憲在不可不鑒者心之所鑒不作聰明此斅之半方是實學無愆之德可持之有永矣學半斅半合之成一遜志君志遜臣志益遜臣之

遜志在不以身事君以人事君說敬承君
雅志旣法先王決樂用先王之俊乂以廣
君斆廣求庶列是說志所自獻者王爲之
招也舜禹精一幾康之說豈非是學卩未
涉及學字學之一字高宗始言之說始詳
之詳以遜志師古爲訓遂開萬古聖學之
源說之與尹同心以上繼舜禹心法者厥
功偉矣周頌敬之成王所以答羣臣也曰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成王深有味于敬天之戒必欲日有成就月有將大以學帝王之學念人之性本自光明所謂全體之熈也則有緝續此熈于光明之全務與天之日監者可對無愧此君之以德爲行特有此日就月將之學猶慮有所遮隔而不能以自顯德行有虧所負荷之任恐有弗勝更賴諸臣念不易之命輔助我此重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

知陟降之鑒無日不然就將之學亦與日
俱顯庶緝念不已熙念亦不已德行上與
天配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是所望于諸臣
之弼予全敬者葢如此篤摯也成王之學
以敬天自任亦精一執中意也追惟堯舜
禹湯文武不言學而所言精一幾康制事
制心克厥宅心建用皇極敬勝義勝莫非
聖學也高宗之學得自傳說之訓志成王
之學得自群臣之敬戒則明以帝王之學

自任所以開萬世人主於勤學者業已若射之示人以鵠宜君知所宗已胡學之名立而所以學之要旨臣不知所陳君不知所務遂令漢高以馬上得天下自矜其臣陸賈能以仁義動帝之聽新語粗進不能詳陳仁義以㢸君學文帝得一賈誼具聞鬼神之說夜半前席自愧不及而誼無造理之學有以大開其心等之末學武帝得一董仲舒言及彊勉學問則見聞博而知

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言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明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
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又言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
其恭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
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此豈非純乎孔
孟之言胡爲庸相所沮不能置之左右陳
帝王之大道格已非心致江都相有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四
粹語不能自達於帝得自比於傳說殊可
痛悼仲舒而下得一倪寬問尚書一篇寬
言弗詳帝仍弗好得一蔡義說韓嬰詩悅
有顯擢進授儲嗣帝無所裨而謳倡可進
幸太子可讒殺等之不學宣帝高材好學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博求文學顧謂
太子曰漢家以霸王道雜曰德教不可任
周政不可用曰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用此

則擇術不精大異古帝王之學而周召刑
餘詩書法律反基後來之禍等之不學光
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講論經理
夜分不寐聞太子諫則曰我自樂此不爲
疲惜輔臣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
古人格心之業故以無罪廢后儲以直諫
殺大臣學猶弗學也明帝十歲通春秋師
事桓榮通尚書及即位三老李躬五更桓
榮師禮異常惜師非聖學性情罔治大臣

數被詆毀近臣至見提曳學猶弗學也章帝好儒術每以長者稱受學張酺後爲太守東巡至郡執弟子儀聽講尚書一篇惜師非聖學以嚴見憚在位不久年亦不永令人致恨於無逸之書尚未先規學猶弗學也好學莫如唐太宗當戰攻初已留情經術召名儒爲學士與議時事既即位殿側置弘文館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

息此皆三代以下所僅見者且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更知從事於心懼衆攻輻輳不敢一受可謂嚴所防然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多慚武媚基禍推刃同氣黷武遼陽治業反遜堯舜遠甚繇學力之淺無以勝最甚之害名儒多非王佐姦佞更時廁列是可憾也玄宗初政好學布文選士侍讀爲質問資師傅禮異麗正書院供給優厚

損微益大豈不甚美而李林甫與張九齡益用惠妃太眞與祿山交通聚斂日進三子駢殺國幾以亡繇無眞儒爲之輔導大學之道不聞于耳張說諸流文墨章句根本無沃是可恨也憲宗留意典墳集古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計十四篇寫於屏風列之座右意豈不美而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疎而李逢吉親土木興而聚斂進轉與十四龜鏡一一相戾身殞毒手尤莫

窮詰繇知監前代成敗之迹不知古聖大學之源自心既不知治僅一裴埴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亦莫之及是可惜也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所好盡筆札音律於大學之道絕無所聞則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夫誰之尤魏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建安七子一時美稱史臣所謂曠大之度公平之誠杳無所窺則其居喪燕樂忍

薄同氣寵殺元配慽僇謬官也焉用文之
後魏主珪夷不知學而有益人神智之間
得李先莫如書籍之對遂命大索獨大索
而於六經論孟先不摘進珪槩無聞則其
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也書
積何益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
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獨於大學之
道槩無所聞則其柔懦不立聽用非人使
家奴勢張甘比赧獻也書娛何裨後漢靈

帝好文學能爲文賦者進工書鳥篆者亦進獨於大學之道寂無所聞則其信宦豎殺忠賢盛土木侈講武卒有何董之禍也小技何施陳後主工詞藝宮有女學士有狎客互相贈答酬歌達旦後爲隋所伐身與俱歸賦詩靡悔豈詩能禍人主乎知好詩不知好學遂不以學爲治故有陳之敗耳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自負才學每驕天下士君臣爭勝後爲唐所滅文

學莫展勝技安對豈文能滅人國乎知好文不知好學遂不以學爲治故有隋之亡耳其在趙宋眞氏謂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開廣叡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又嘆夜對之益深於晝訪欲復貞觀之規摹與祖宗之家法此宋臣對宋君言則有頌無規耳臣謂夜對不得其要是亦孟子所謂一暴十寒也唐之貞

觀不知爲學之本尚無規摹宋之祖宗更不知爲學之本有何家法一惜神宗求治甚急誤用王安石名臣如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豈非忠意然知有史學不知有經學知安石不足與輔治不知可與輔治者時有周敦頤胡不知不舉呂公著薦程顥又薦張載可稱以眞儒事君顥爲御史數召頻對務以誠意感悟主心勸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無悟也載召對治道必

法三代亦無悟也二惜哲宗少時程頤上
劄皆輔養至道爲崇政殿説書特論親賢
日多未有所悟三惜孝宗初年壬午癸未
即有朱熹端本正始疏以修身爲治道之
本講學明理爲修身之本庚子辛未戊申
累疏尤詳莫非於正心中論大本未有所
悟四惜光宗受禪熹擬疏末上五惜寧宗
受禪趙汝愚薦熹爲天下第一等人召入
經筵所奏皆正大論立大本窮理必讀書

讀書必致精致精必居敬持志近習不得
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巳私人主當務
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語語政要立
朝僅四十六日竟無所悟六惜真德秀朝
奏極言公論國之元氣以宮教諫竑儲不
聽先去則史彌遠之廢竑立昀簒位一賊
春秋所不與共戴者程朱處此力不能討
宜隱不仕應召入對竑尚無恙豈可無念
聽遺奇禍豈可望治遽上大學衍義理宗

不足責也爲眞氏者抑亦可恕此責否諸儒言爲學之本有可爲帝王鏡者張載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
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者也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
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
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
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

載此銘程顥稱其爲仁之體可達天德曰明理一而分殊自孟子後未見此書朱熹曰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臣謂學須事天存事天之心不可不讀西銘夫士且然況身爲帝王不念塞體帥性民胞物與乎不知化窮神存心養性乎周敦頤太極圖說曰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子此圖祕授程子程子不言後漸流布朱熹始詳爲說臣本熹說更要爲之繹曰孔子贊易始言太極周子

尤以無極賛太極之妙首句卽一圖之綱領下言太極有動靜因有陰陽互根分立中變化而爲五行四時眞精妙合而爲男女萬物莫非太極之所爲而極之靜尤無極也得秀最靈之人有善惡之異常失之於動緜靜無主也聖人得秀之精一全極之體用妙在主靜非主陰靜主陽靜也乾之專一方是陽靜陽剛仁爲物之始所以陽靜之妙在此始中原則此原易之至至

于此耳學須立極存立極之心不可不讀太極圖說夫士且然況身爲帝王不立人道與天地配乎不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乎程顥定性書曰所謂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巳而從之是以巳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

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來在內者為是也今

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熹極取此書謂在鄭時作年甚少因書爲之說末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臣謂學須忘

內外欲忘內外之心不可不讀定性書夫士且然況身為帝王不思大公順應乎不法天地之常反行自私用智之喜怒乎朱熹論學語多精粹其切于帝王為學之本者如曰聖人為這一大事出來只是扶持這個道理教他常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如堯舜之時真個是寵綏克相自

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此以師道與君道並重師道在知明德新民之學所切于帝王爲學者一曰爲學大端在于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

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
做此以爲學先立志立志立志要爲聖賢聖賢
地位帝王易到所切于帝王爲學者二曰
孟氏沒義利之說不明仲舒武侯兩程先
生屢發明之而世莫之信是以自爲鮮不
溺於人欲之私謀人之國家亦曰功利而
已張敬夫義利之閒毫釐之辨只是無所
爲而爲有所爲而爲二語有前哲所欲言
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凡宏綱大用鉅細

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
雜此以學在明義利之辨辨在無所爲有
所爲二端所切于帝王爲學者三曰左氏
是個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君子只看
道理合如何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
有天命若人人擇利害後到臨難死節底
事更有誰做曰司馬遷史記說經世事業
只是第二三著這國家許多命脈須自有
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

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曰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爲避患之計曰陳同父不服程子三代道治漢唐智力之說殊不知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盡是拖泥帶水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也合讀四言此見左傳史記不必學老莊不必學漢唐以後智力不必學只有聖學是第一著所切于

帝王為學者四曰帝王之學雖與章句不同經綸之業雖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也究觀聖賢作用孟子一書最切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覆玩味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合讀二言此見帝王之學孟子

當讀明理爲先所切于帝王爲學者五朱熹五論深探學本也薛瑄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于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曰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曰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卽源而流在其中顯微無間卽流而源不外是此隨時隨處可見須默而觀之羅欽順曰志於道德者必透得富貴功

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曰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楊時喬於易中理象變占各得其妙論理肇自羲易三圖從丨說起不從二一說起丨即太極即畫前易一陰一陽之道生生之易不測之神先天之易悉于此具

與後人知一不知丨知陰陽不知太極實
一身之血氣心知遺範身之公共大道者
異論象義易象示本于天垂象象理無盡
象數有盡本丨象爲三圖萬象周文據畫
言象象顯孔子據理言象象微象理可見
爲實與禪氏以象爲色相欲掃而空之後
人因之言心言已易不言易理者異論變
不易爲體交易變易爲用義主對待之交
易言變自太極而六畫先乎天而以正觀

文王流行之變易言通自六畫而太極後乎天而以反觀其實一畫一天卦畫此交變著法亦此交變學易者以此通變見之行事只是剛柔變通故有調理性情變化氣質辨體辨位揆方知時之學與後世執一方見成一家言求諸心不見諸行徂于心知不必變通者異論占在乎時觀象玩辭之後又有臨時之觀變玩占有象占有變占有辭占有著占合之是神以知來以

幾之先見爲來以巳之感召爲幾先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來之謂和順道德理於義自一本而萬殊窮理盡性至于命自萬殊而一本義命二字爲學易極功卽精一之學與後人以躬行爲外求以眞知卽是行以心之知見占不以道之變通占者異有理然後有象有象然後有變有變然後有占第一義是徹上下貫有無兼體用第二義是尊陽抑陰傳易考特明儒術以術

爲行路中道儒者欲知道知學必行孔孟程朱所言內外本末一以貫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而不可言程朱居敬窮理該心之體用此學之正陸氏徑造道體王氏求諸心知此學之偏正之功效若難而有得于理有益于身心有補于國家天下偏之功效若易而于理無得于身心無益于國家天下不能理所關于世道人心甚大今鄉愿僞學玄禪併

爲一塗是非無辨聖學大湮當必有聖人復起經正民興者此天地間一大政急務時喬所謂大政急務蓋望之聖人復起也

臣謂

皇上卽復起聖人經正卽是大政正莫急于此矣臣深心此學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以外藩下吏駭聞遼瀋初變激陳大本一疏以帥塞言志氣以君志定言天地一大帥與百臣百帥異以一鼓衆鼓言天地

之塞與百臣一鼓再衰三竭者異尤欲大恥激中天志銳立天志銳立天帥壇登壹

詳哉言之也疏進

留中

臣心莫達此理可思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臣以太僕寺添註少卿恭撰留署奏輸

六篇一志與二學則三教則四政則五大明六久照學則五篇益本志與志與以人益天地稱三才贊化育須日常默思自思自問知恥知愧憤發踴躍志從此與此志

陽剛便稟陽之專一非陽剛專一之志決
無此與志與必欲與天爲一一立立定則
志從此持須是居敬志從此辨須是窮理
持志辨志交養互發肫肫懇到有事勿亡
謂之篤志單遜虛巳勿正勿助謂之遜志
致身爲臣此志與身有宗社亦此志與侌
此各宜汗竦具表上進
旨下獎忠書冊留覽不謂進書告休後有魏崔
大祟也幸際

皇上今日十分志與似於臣之此書默相符合
則亦翹望持志辨志雀志遜志以成此志
興而巳臣於是年幸讀王啓元經談大明
奉天以正王之道見超臣外其聖經正局
篇曰詳考聖經而合之以大學得經綸天
下之大經全局十有二焉一曰宇宙全局
合天地古今幽明治亂無所不該即在易
之泰否剝復夬姤既未中二曰天下全局
以見在一時之治亂言見之孔子撥亂反

治三曰國之全局以天子之國爲主周禮自王朝達之天下即其制也四曰家之全局以天子之家爲主孝經得其大詩經即周之家法也五曰身之全局以身之內外言身以外曲禮九容人所共見共知顯諸仁也身以內具一後天又具一先天乃已所獨見獨知藏諸用也六曰心之全局超形而言與天爲一自有恭己無爲之心法在七曰統局合前六局爲一局以心藏諸

用局之不可易者八曰竊局單治身心又分心爲先天身爲後天局之不可緩者九曰顯局以天子爲主該家國宇宙而言十曰超局超出情欲形骸世界名義以心爲主與天地合德十一曰卿局從宇宙以返之一心智譬則巧者十二曰行局從一心以達之宇宙聖譬則力者合治十二局爲一事謂至誠經綸幷天下之大經乎此局之大小宜求之大學者若行之至次則又

宜準諸中庸也聖蘊深求篇曰言天地之詳莫如易傳言父母之詳莫如孝經言君德之詳莫如詩書言王政之詳莫如三禮爲當世計莫詳于春秋爲後學計莫詳于學庸論語諸經中求其聚而約其在孟子乎然則孔子其立教之祖孟子其學聖之宗與聖經合賛篇曰先聖天縱聖經大全當以孟子先立乎其大者讀之先言大者一曰聖經有大權而不可貳蓋以天子建

極爲立教之主也二曰聖經有至尊而不可加蓋以天尤尊于天子也三曰聖經有合局而不可易蓋天人合爲一貫也四曰聖經有中教而不可諉蓋現在有天道人道之中以爲之經古今有堯舜文武之中以爲之緯也五曰聖經有至常而不可廢蓋以人倫王政爲世法卽常道也六曰聖經有至正而不可混蓋以不空之君臣父子言非佛法可混也七曰聖經有至嚴而

不可犯蓋上下各止其所不相侵僭此禮之嚴如天難犯也八曰聖經有實德而不可假蓋以實心行實政無霸者之假也九曰聖經有大體而不可紊蓋智急先務仁急親賢之大體不博不勞也十曰聖經有大用而不可誤蓋以天子行于天下之精義莫大於春秋也十一曰聖經有定品而不可襲蓋儒佛之分即在君臣父子之大恩義可反身驗也十二曰聖經有神道而

不可褻蓋性命神化天道之全局在易非假靈于二氏也十三曰聖經有全教而不可遺蓋六經聖人之經教學庸孝經論語聖人之身教也十四曰聖教有大功而不可掩蓋諸大爲天子慮有經可據莫非功也十五曰聖經有盛德而不可名蓋聖心如天之至空無私無著無能名也大者先立乃在此矣是知聖人之經實天下萬世之規矩權衡也圖學約用篇曰聖人之道

本于天地帝王天地有四局現在天地一也宇宙始終二也合現在與始終三也超見在與始終四也合四者謂之天地全局帝王亦有四局見在王制一也周之前有唐虞夏商二也合見在前王盡千古之變三也千古之變必原于天四也合四者謂之帝王全局聖人亦有四局有先天之全局即用前天地之四局是也有後天之全局即兼帝王之四局是也合天地帝王爲

一全局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是也超天地帝王爲一全局則天地是也元之得力妙在有圖而又繫之以說總圖各具圖即此是道非深于經者孰能信之天縱實證篇曰孔子天縱既聖且神請畫爲數圖以求其說一爲帝王致治之圖則典謨之紀堯舜者是巳是後世天子所必法者一爲相臣輔治之圖則周公之相成王者是巳是後世相臣所必法者一爲聖人立教之圖

則孝經學庸論語春秋之記孔子者是已是後世師保所必法者一爲聖人神道之圖是孔子以聖人德業倫政之道顯諸仁尤以神人性命神化之道藏諸用者一體聖神之道以立天地古今之極此爲一圖一以體諸身之理局數之教傳之天下後世無人不可以爲聖此功甚大又爲一圖一功而不有無能無知無言無爲皓皓空空淵淵浩浩又爲一圖一有當代天下之

局如堯舜之爲君周公之爲相以當代聖
主當代局者又爲一圖一有天地古今之
局是生一天地古今之聖爲主孔子是也
又爲一圖圖止矣以天縱歸孔子孔子不
自居終歸之天而聖神益見啓元經談超
出諸儒之外臣謂今日不可無此正談
國家不可無此公是也願
皇上特睿問之必有圖說以進臣念帝王爲學
之本見之精一執中矣而禹之安止幾康

湯之制事制心始終惟一文王之克厥宅心武王之訪問洪範皇建有極不必規規言中而執中意同也高宗問訓志傳說以遜志師古之學進周臣戒敬天成王以就將緝熙之學荅之學此中也漢唐宋諸君不學者不足言學而以積書稱以詩文篆隸稱者不治且亡然則帝王爲學可不知本耶西銘言事天太極圖說言立極定性書言大公朱熹志在聖賢薛瑄性情羅欽

順道德楊時喬易理象占各言爲學而所以爲學之本意亦互發只觀孔門言學時曰知仁莊禮時曰志據依游時曰恭愼勇直一禮時曰仁智信直剛勇一學諸言散見而博約一貫兩言大學中庸異論可見學至難言初不執定且言仁道都在仁言誠道都在誠理仍一本無多歧也臣勳前人之說言大本大志與必欲與天爲一自謂窺學之藩及讀王啓元經談以天子爲

主尤以奉天正王奉王正天下爲學之大
不獨自媿識遠不逮更謂程朱諸大儒尚
未歸一及此大有裨于世道人心者敢錄
此爲
皇上繼天立極之資